

牆

北風作

頭

草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作者 北風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牆頭草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自叙

社會上一般的作家和讀者諸君，突然見着這個無名的作者出了這麼一本奇怪的小說，定然要驚訝的。那些詩文也是和曩昔所出的大不一樣。或者要得的批評不是「非駢非馬」便是「不倫不類」。

不過文學這樣東西，原是代表時代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要說它是「非駢非馬」不倫不類，」那並不是作者的短處，確是這個時代的表現。

作者自幼便留心於文學小說詩詞等文藝作品。嗣畢業於國內的某著名大學後，便去東西洋留學了七八年，歸國後，復在本國遊歷了十五六行省；對於世態人情，自覺稍有一點認識；所以決不是迫於窮困無病呻吟，打算在這裏頭找碗飯吃。飯當然是人要吃的，不過在文藝上要找飯吃，恐怕也找不出許多來。而所以要作這本小說的原故，實在有深遠的意義含蓄在裏頭。

敢說本書的取名和書中一切人物及情節都是蘊藏着深奧的意思；至於一言一語，

也有相當的背景，決不是表面上羅馬的一樁故事，就算了。倘若讀者諸君要作者另外寫出一本索隱，以供大家的參考，恐怕還不是時候吧！如果要深明其中的奧意，必須得洞悉世界的政潮，和羅馬的史實以後，不然也恐怕要將這小小的一本冊子看作酒後茶餘的消遣品了。

總而言之，這本牆頭草的內容和體裁，決不受任何文學派的影響，絕對是信手拈來，自成妙諦的一種東西。讀者諸君和當代的作家認為它是駢便是駢，認為它是馬便是馬；作者是決不顧慮的。

北風自序二十四年十月

牆頭草目錄

一	楔子	一
二	鬚會	二
三	驚夢	一六
四	醋潮	三〇
五	念舊	四四
六	鞭嬌	五六
七	上朝	七一
八	觀見	八六
九	鬧府	九九
十	收子	一一一
十一	見娘	一二三

十二	巧合	一三七
十三	失意	一四九
十四	玉殞	一六三
十五	童戀	一七六
十六	提媒	一九〇
十七	聘師	二〇五
十八	誤感	二一九
十九	神話	二二七
二十	講壇	二三七
二十一	慶節	二四六
二十二	火患	二五七
二十三	迎春	二六九

牆頭草

北風

一 楔子

希臘和羅馬在地中海的北岸，爭雄角雌的時候，那方社會上畜奴的制度最盛；幾乎上自朝廷，下至庶民，沒有一家不是畜奴的。而那一般奴隸階級，因為要吃，要穿，要活着的原因，便要爭先恐後，巧用技倆，在這奴隸的程途上競爭奮鬥。這兩個古代帝國，對於西方文化貢獻的實在不少，而在西方社會的罪惡上，却亦造下深固的根基。

畜奴這個制度，的確是寡廉鮮恥，人類自殺的捷徑。所以每一時代，都有一時代的好事者，——憂世派——為這些甘自受壓迫者申冤屈求解脫。他們費了許多心機，流了些無辜者的鮮血；要把這個制度推翻；使個個人都能得着平等待遇，享受那人類應當享受的幸福。可是到末了，也沒有見得什麼效果；也不知道它的病根究竟在那裏栽着。

東風吹過來；

西風吹過去；

空氣中帶着無限的灰塵。

太陽濃濃的在照着，

剎那間起了風雲。

風止雲散了！

它的紅光比從前更濃。

天陰的時候想晴，

天晴的時候想陰；

新的不如舊的好，

日裏裏却裝着新醇。

慣牢是羅馬皇帝虐柔的司法大臣；兼充國務總理。宦門出身，家學淵源，對於作官的技能，都是世代相傳；用出來，頗能討得皇帝的喜悅；所以在衆大臣中，要算最受寵愛的。對於用人行政，度支預算，內政外交，一切的國事上，祇要經過他的讚同，十成裏頭，准有七八都能得着皇帝的允許。他便在羅馬國負起盛名來。

這樣凡打算在朝廷那裏，謀得一官半職的，總要在慣牢的面前獻些殷勤，行些賄賂；都以爲給他打個千，叩個頭，有無限的尊榮；甚至有三五成羣相依相剷，做成駝樣，專備他出行時騎駛的。有一天，正在騎着人駝閒散的時候，慣牢因爲飲食過量，消化不良，便出了一個帶响的虛恭；恫的一聲，好像是炸彈擲在冰面。其中有一個名叫甘弩的，便得意洋洋的吟了兩句：『何來之好風令，送我以馨香之氣』！又有一個名叫天隸的接着口也說了兩句八股的老東西：『聆此宏聲，三月不知肉味！』而慣牢在他們身上騎着，好像別有所思，所以連睬也沒有睬，只是指使着向前走去。本來他們是閒散，所以沒有一定的目的；東西南北，胡亂走了一回，便回府去了。

慣牢回到府中，下了人駝，吩咐了一聲：『下房裏用飯去吧。』便由四個丫鬟扶

攙着到內府裏去。在那裏早有八個姨夫人恭恭敬敬的奉上一壺茶湯盒子裏的零碎糖菓和些點心。

『愛尼』慣牢對那第五姨夫人溫溫從從的說：『你的責任呢？怎生今天忘却了！幹麼在那裏呆着出神……哼！』

愛尼打冷嚇了一跳，好像是夢裏初醒；把那柳腰一扭，轉過身來稍微笑笑，回答說：『喲；老爺不說，我倒忘懷了，但是我心裏頭在想着你的茶咧！』

慣牢把他的近視眼鏡，用兩個指頭往上一推；隨便說：『茶好好兒的，怎麼啦？』愛尼便把那鳳眼在慣牢臉上一瞟，含羞的說：『不，我見那茶煎的太熱了；你閒散回來，怪渴的……正打算含……』

話說之間，那個頂小的姨夫人，嬌嬌婷婷，年齡不過十三四歲，走向前來，攙住慣牢的頸項，接了一吻。而後慣牢又對愛尼說：『我已經飲過茶了，你還不知道！放着自己的責任不盡，專好管些他人的閒事！』

愛尼聽了這次訓誡以後，便急口急舌的說：『可不是，你的雪茄，我快取去！』

說着便一轉身走出去了。

當她走後，早有那第八姨夫人，從背後取出一支上號的瓜哇雪茄烟擦着洋火，在自己的嘴上燃着，深深的吸了一口，走到慣軍的身後，用那尖細粉玉般雙手，托住他的兩腮，慢慢的送到慣軍的嘴裏，他倆的嘴併在一起，足有五分鐘的工夫；只見一道白色的煙霧，從他鼻孔中湧出，一股一股的飛騰到空中消散了。

正在吞雲吐霧，興味十足的時候，一個年近二十一二歲的少女走進前來。身體雖然矮小，容貌生的却是縹緲美麗。那兩隻鮮葡萄般的大眼，在那玫瑰般的腮上閃耀。嘴唇上雖然沒有塗着胭脂，其紅却似新摘的櫻桃。頭髮烏黑正如一個絲形的帕子，把那頭的內外一切都給掩蓋住了。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華縐長袍，從開氣下露出血色的印綢褲子，褲腳兒上還沿着金織的花縵。足上登着肉色絲襪，和鋼鐵般的黑漆皮鞋。她那風流飄洒的態度，真能使壯者弱，智者愚，昏昏沉沉的傾心倒拜。

慣軍睜眼一看，吃了一驚，好似不相認識的樣子。但是沒有三秒鐘的工夫，便哈哈的笑了一聲說：『咳！是你啊！這麼一穿戴，倒有三分不認識了！莫怪我的朋友

們，都說你的魔力很大，到底有兩手兒。哈哈：……我看見你，莫明其妙的愛；不過總覺着有點不……！」說到這裏，那個少女便笑了一聲，露出雪白的一口牙齒。左右的大牙，是用黃金鑲的，礫礫的閃耀，很使慣牢注意。她笑完之後，看見人家凝目注視自己的金牙，便覺着興高彩烈，非常得意，於是在慣牢的耳旁，唧唧咕咕講說了一回，拿出一塊綠色的糖菓，用那針尖般的指頭，喂到他的嘴裏。但見他稍微一含，馬上便吐將出來，面上顯出一種不願意接受的樣子，接着便說：『怎麼那麼辣！我的小葫蘆！』她在一旁瞪着那懷疑的眼睛凝視，而後撲嗤的一聲笑了個不休；連說帶笑的說：『咳！老爺虧你是羅馬的第一流人物！還是世代書香，希臘，和拉丁文字也念得很熟，並且還懂得社會上一切宗教和風俗的禮儀。談吐之間，巴不得啐了一口唾沫，就把我們淹死咧，怎麼在這一點兒小事情上會大驚小怪起來！真是叫我小婦人家要笑的掉下牙來！』她換了一口氣接着又說：『這是從希臘敬來的糖菓！初吃的時候辣！吃慣就不覺着了。它若老是辣，誰還再吃呢！』

慣牢於是又把那塊糖菓送到自己的嘴裏；這時雖然覺着辣，倒比從前有些好吃。

了；不等着它在嘴裏溶解馬上伸着手急口就說：『真個好吃！再給一塊。』她在這時候，沒有答覆他的要求，胡亂講了些閒話，而後又說：『老爺，什麼時候帶着我參見皇帝去。』

話猶未了，那第三第四的兩個姨夫人狂狂狃狃的走到慣牢的面前；斜着瞪了一下銀鉢——就是那個喂糖菓的少女。她是新買來的一個姨夫人；本來應當列入第八，但是因為她聰敏過人，手段酸辣，所以一出茅廬便升了一步，列爲第七；竟把那個年齡幼少，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兒，降到第八了。這不過是他們的家政，不消細說；因為慣牢家中不公平的事，非常的多，要說起來再有十天，恐怕也不能說完。——銀鉢給她們請了安，便退到一旁書案上，繪畫去了。

這兩位姨夫人走到慣牢的面前瞟了一眼，恭恭敬敬便給她們的老爹請了安。祇在羅裙下邊露出兩雙足有一尺長的大脚。她們的容顏真是「如粉似玉」可惜頭髮稍微黃點兒，大概白人多半如此。請安之後，異口同聲的說：『老爺的洗澡水已經預備好半天了！』

壁蘭——老三——帶着一副很高傲的氣概，插嘴便說：『昨天有西班牙的使臣，給皇帝敬來兩噸海鹽；我隨便留下幾磅，好給你洗澡水裏兌。聽說海鹽洗澡，能使人特別精神。在澡盆跟前放着咧，是多是少，自己酌量着教他們兌去罷！』

慣牢拿右手托着腮，低頭不語。美瑞——老四——在意不在意的接着便說：——她的舌頭大點，所以說話的時候，只看見那個舌頭出來進去，擺弄技能。

『嘔！親愛的！不用在這裏呆着了！趕快洗澡去吧！晚飯也要快得了。你倒忘了今天晚間的跳舞會嗎？我是很討厭跳舞的，但是你們准得去，應一應場面。』慣牢便無精打彩的走到浴室裏洗澡去了。

浴室非常宏大，上上下下都是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築成。天花板繪着牛郎織女的戀愛故事，中間懸着一只電燈，好像那當空皓月。水色的美麗，正似那西湖的晚色，紅裏還透着些白灰；一個人要永遠沉沒在裏頭，也覺着非常痛快，這裏頭的侍役是兩個年將十五的男童。因為慣牢是很講禮教的，在他的浴室裏不要有女性的了。鬢伺奉。也是那些姨夫人的酸素不容他這樣辦理。

這兩個男童生的上下一塊玉；真是個「白的似玉，紅的是血。」赤裸裸的身體一絲都不穿着。世人都說女子美，恐怕這兩個孩子的美麗，沒有一個美女可以和他們作比；因為他們美中，還帶着些雄氣。

慣牢洗澡的時候，這兩個小孩子便忙了個不了。煮水的煮水，上肥皂的上肥皂，各人有各人的專責；上上下下洗了個不亦樂乎。洗畢，就對他們生氣的說：

『海鹽呢？』忍兒急口急舌的說：

『請老爺安：』。但是敏兒是個很機靈的小孩子，早知道，那白色的粉子，是洗澡用的。便帶着一副媚氣的面孔請了安，祇見那股際顯出一道極美麗的曲線，看着特別動情。而後吞吞吐吐的說：

『早就放在水裏啦！』

慣牢也沒有說什麼，便把那兩個孩子，一個一個的摟抱過來，吸食他們的精液；因為他的姨夫人過多，每天非吸他人的精液，不能補足他的元氣。吸畢，用人參湯送下，面色上表現出一種滿足的樣子。等了半時，纔由兩個別的男役扶到化裝室裏穿戴

去了。

牆上的鐘聲剛响了六下，只見飯廳裏頭燈燭輝煌，花天彩地。四面牆壁，都是用法蘭西的白灰刷成；天花板却是用西班牙的石灰刻抹；左邊牆壁上，懸着痢尼克戰爭的油畫；旁邊却橫掛着一軸美人爭豔的水彩；右邊牆上，懸着一張長約丈二的古代山水；但是正面牆上，並沒有別的東西，只懸着一張虐柔的肖像，威威烈烈，頗有一種嚇人的氣態；一般人看着它，無意識中要起些恐懼。順着牆根，週圍一看，左邊是紅漆五彩櫥櫃；上頭陳列着俄羅斯的銅錫器具。樣子十分粗笨，好像是農家物品，似乎不能在貴族中找得它的用處；不過既是人家好意餽贈的東西，也不能隨便撇棄了，只得擺在那裏。當作玩物。右邊是一張藍花漆的條几，上頭擺着許多古玩玉器，差不多那個時代的國家，都有一件貢物，作它們的表誌。正面的長方櫥是玻璃製成的，裏頭放着都是吃飯的器皿。

中間放着一張方桌，上面蓋着上等的白色桌布。至於盞碗匙箸，花草巾紙，件件俱全。上面坐着慣牢，身穿一件淡青嗶嘰制服，用白色貢緞鑲着綬子，但是領袖和前

襟上，都是用黃金縷子，做成各種花樣。他是個長圓面孔，淡黃色的大漢；口大鼻尖，兩目如環；生成一顆壽星頭，所以頂部顯着特別的尖銳；年齒雖然未及不惑，頭髮早已脫得淨光；那種光滑的樣子，好像是個經過幾百年玩熟的葫蘆。鼻子上架着一副瑞士的近視眼鏡；可以按着一年四季改變它的光色。慣牢從那副鏡子裏左右一看；只見左邊坐着正夫人，右邊坐着二姨夫人，都在瞟眼洒眉，爭豔比俏，各用心機。正夫人名叫冰晶，身穿一件桃紅繡花晚衣，肩上披着豆綠色的印度花織方巾；金絲蓬蓬好像是高加索種。二姨夫人名叫意樂。她那純黑的長衫托着嬌白的容顏，使她更加一層美麗。兩位夫人的豔色真能夠愧煞那三國時代的大小二喬！慣牢上下看了一回，不禁嘆息着說：

『唉！人生在世，像我這樣，也就可以了！在羅馬帝國，除了皇帝虐柔，還有誰比我更高呢？在朝廷那裏，既蒙主子的寵愛，在府裏頭，又有衆位夫人的服侍；吃的東西，有那些奴婢們供奉，穿的衣服，也有侍女們安排，那管它天災人禍，颶風下雨，我的肚子決不會受餓；我的身體，決不會受凍的。穿的是金珠玉鑽，吃的是奇禽異